**圆桌派第一季第六集 匠人**

[圆桌派 第一季](https://v.youku.com/v_nextstage/id_66ba2c36920211e6b9bb.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Program_1.dtitle" \t "https://so.youku.com/search_video/_blank)

文化 · 2016 · 中国 ·

主持人：窦文涛

简介：《圆桌派》是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打造的全新“活色生香”聊天真人秀节目，延续不“装”的窦式主持风格，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立足网络，开启全新的“谈论+互动”节目模式，场景多变，嘉宾流动。

**嘉宾：窦文涛，徐累，曹星原，刘炎炎**

**窦文涛：**诶，瞧，他们现在说，你们干吗回回点香，我就说我这是举火为号。

**众人：**哈哈哈哈

**窦文涛：**是一个美女，你知道吗？就是专门做这个沉香的，然后经常问我有没有香，然后说你是不是又该续香火了。

诶，今天给你们介绍，这说明这节目，曹老师，这是我的私货节目，因为这是我私货的，不我私人的好朋友，这个徐累，曹老师你应给见过他的作品，画家。

**曹星原：**久仰久仰，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窦文涛：**对，但是刚才曹老师说，一直以为他是像炎炎这样的年轻画家。

**曹星原：**是啊，我一直以为你很年轻，作品年轻，作品看出一种新锐感，（窦文涛：而且…）

**徐累：**谢谢，谢谢。

**窦文涛：**累哥脸红了，脸红了，累哥本来很年轻，人家就是有匠人精神嘛，就是嘛，这个画憋不出来的时候说一夜白头啊。

**徐累：**憋出来的。

**曹星原：**憋出来的白头。

**窦文涛：**我给你讲那个什么，有一个红酒，就是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吧，现在是那个木桐，是吧，很有名的那个红酒，那个红酒呢，它这个历史上每年要选择一个画家，要选择一个画家的作品做它的这个酒标，这个历史上很多画家都中选过，甚至还包括毕加索，前些年就我这哥们（徐累：2008年），这徐累他就中选，所以我说你瞧人家这都是我的朋友，有的上了木桐，我还是饭桶呢。

诶，咱们这个炎炎是咱们这个里边的少壮派。

**刘炎炎：**我年轻，我年轻。

**窦文涛：**你装嫩吧你，你60后，70后的，他们都说，这个好多网友就说这个炎炎，说这个发型是鸡窝脑袋，其实你看我去过日本，我就知道他不是鸡窝脑袋，日本的你觉不觉得他们的这个发型，跟咱们流行的其实都挺有型的，日本任何一个男孩子的头发，而且他们就是长鬓角。

**曹星原：**他看起来这是有日本感觉，非常像

**窦文涛：**二次元嘛，二次元嘛，炎炎。

**刘炎炎：**倒是确实常去，确实是常去，对。

**窦文涛：**但是呢，就是我最近去这个日本，去了一个地儿，他们现在说这个谁呀，那个就是寿司之神嘛（刘炎炎：小野），小野二郎，你再去吃不着了，就退休了，90岁了嘛，90岁了，那个时候文道就是说，说日本这个寿司之神，他一握，给你，你必须在尽快的时间内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他的手温，就是说…

**徐累：**送到隔壁房间就不行了

**窦文涛：**就不同了

**徐累：**温度就不一样了吗？

**窦文涛：**那这个温度影响口味吗？

**徐累：**应该是影响吧，应该是讲究的话，它不一样嘛。

**窦文涛：**所以呢。

**曹星原：**而且他一握给男的呢，大概140颗米粒，给女的大概在120颗米粒，因为男的和女的饭量不一样，他一把抓得很准。

**窦文涛：**这回我算是就是吃着一个谁啊，早乙女哲哉，就是天妇罗之神，天妇罗之神，你去，你真应该去去，就是我的天哪，就是我拿这个手机都拍下来了，他这个很多这个动作很脆生，就是它炸出来之后，用那个铁筷子咔嚓一下，咔嚓一下就夹开了，然后你看那个，它有一个吸油纸，据说咱们一般吃到的那个天妇罗，就是很就是油大，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它应该到了这个蘸油纸上，只一点点的这个油迹，你可以看看，都没吃饭吧，你可以看看我拿手机拍的，当时他给你端过来，推上去，饿了。

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我才知道它这个天妇罗，外边的这个面衣是很薄的一个面衣，然后呢，这个一下锅里，就芝麻油一下锅一炸，它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水油不相融的这个原理，里边的这个水分不是往外蒸发吗，但是这个面衣呢，又挡密封了，于是等于在里边是蒸熟了，你知道吗，它好像是炸，它里边是蒸，但是这个关键就是这个火候，而且老头特有意思，你可以看看这几个照片，就是说你看，屋里的东西都是说日本什么的顶级的艺术家就做的，你看就非常讲究，每一件东西，你再看下边，你再看下边，这是一大草帽，感觉有金箔一样，徐累你看，它那个背后有这么一个柳树的这么一个，老头很有意思，你在往下看，你看，它就这么一小角，在这个外边透过玻璃，他布置这么一小角小园林。

**徐累：**他是给你的所有的感官，除了味蕾之外，其他的视觉，这个听觉，他都会给你开放，他综合变成一种韵味，他有这样的，不是吃这个东西，已经不是简单的吃的事情了。

**窦文涛：**而且你就猛一看，我一看这个老头啊，老头七十多岁了，你一看完全不像个厨子，像个大学教授，戴着个眼镜，就瘦瘦的，就是跟谁都不说话，就是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啪啪啪啪，他能同时照顾，比如说这你为什么要在吧台呢，就是因为吧台。

这个天妇罗就讲究从出锅到你嘴时间最近，然后呢，同时比如说照顾你这一桌，他就看着你吃完了给你，给你，给你，有的东西在里边是10到15秒，有的物料在里边是30到45秒，他能把你全就是照顾到。

你看这个老头，你看我们还看他店里摆他的这个杂志，最后呢，老头给你看这个画画，他给你这客人就是画一个画。

而且你说这是收藏家，你去了之后你等着的时候，他有小二三四层楼，你去那儿等着，等着我一看，都是什么北魏的佛像，这很多中国的这种古董，那老头是有很多收藏，你再看看，然后轮到你了，请你下来到吧台这儿这么吃，最后还给你画这么一个画，所以他就说这一生一世一贯。

**徐累：**什么贯？

**窦文涛：**就是一以贯之嘛。

**徐累：**一贯。

**窦文涛：**曹老师看了有什么评论？

**曹星原：**我觉得在日本你刚刚说到，他看起来像大学教授，其实我自己联想到在中国，你看厨师就是厨师的样子，民工就是民工的样子，他这种外表好像跟他的身份很相符，其实其他比较发达的国家应该一下子看不出来，你到地铁上看不出来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很可能是老总，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人，就是一种尊严，社会尊严，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窦文涛：**诶，你说这个尊严，这也挺逗的，就是说你知道日本有些这个老行尊，就是你初次接触他，你会觉得他有点傲慢，就是我又一个朋友，就吃这个天妇罗，你看咱们就说太好吃了，外焦里嫩，就夸一通，老头就跟你有点儿生气似地说，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他们讲，咱们叫什么匠人呢，日本人叫一种职人精神。

**刘炎炎：**日本的拉面店，日本的拉面店就是最小的那种拉面店，都是乡间的都有，一般都有一个规矩的，你吃拉面最好给人连汤都喝干净（窦文涛：不然呢），就表示就很好吃，然后特别高兴，收碗的时候高兴极了，就是觉得你很尊重我，你要是说吃两口给人剩了一大堆，不行。

**曹星原：**而且要吃得稀里哗啦地响。

**刘炎炎：**吃得稀里哗啦，出声。好吃，好吃，我全吃干净了，最后连汤都给你喝光了，非常高兴。

**窦文涛：**而且我就觉得他们呢，弄的，你看画这画，刚才你看了吗，这是他的画，他画着画

，我关键我为什么今天就拿来，我是想说就是一个厨子或者一个炸天妇罗的，他怎么认识这个事，我就说为什么我把徐累请来，我觉得他完全觉得自己是艺术家，而且他觉得他这个行业好像就是个艺术界，否则他不会写这个话。

你看他这儿写，他这写什么话我给你念念啊，就是【对我而言，天妇罗是一种艺术创作，是在工作中对美学的实践】，你看看他讲【在日本饮食文化界中，如微风佛柳】，他这意思就是说，我追求的不是跟你们大红大紫，在你们这儿当老大，不是，我要把我的天妇罗的艺术啊，这个美学要到润物细无声，就如微风佛柳。

【虽然没有大的冲击力，但能使人感觉到其存在，体会到其魅力，享受到其优美，这是我真正追求的目标，天妇罗的口感，在时间、瞬间甚至呼吸之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时间美味】，就是尽快送到你嘴里，我估计他恨不能直接给你嘴对嘴，然后你看，【在最短的时间内品尝，能体会到最佳状态的天妇罗，这也是我最大的荣幸】，你说这个老头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小店，徐累你说这匠人和艺术家有什么不同。

**徐累：**艺术里面，在中国艺术里面它有两类，一类我们知道的文人画，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讲得工匠文化，这个呢，这个观点是董其昌，明代的时候董其昌/“南北宗”提出来的。

他贬这个工匠这一类，但是可是我们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宋画其实它是带有一种写真的，比较工整的那一类的风格，所以这一类绘画，在中国的文人画，元代以后的文人画的主线下它一直是被压制的，被压制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画的艺术。

工匠类的画它最重要的东西是叫具体，非常具体，具体的描写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画一个云山雾罩的一个东西或者意念当中我就把这个事就说了，它一定要具体，所以在那种比如说讲那种帝王的事迹，这种作为历史记载的绘画它一定要具体嘛，对吧，你《大阅图》对吧，你《康熙南巡图》这一类的东西，一定是要有非常具体的描写这个情境，就相当于《新闻联播》，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呈现出来，所以绘画里面的工匠性的这一路的绘画，后来到了宫廷里面。

**窦文涛：**《康熙大阅图》，那个时候没电视的时候。

**刘炎炎：**没电视。

**窦文涛：**就是清朝的《新闻联播》是吗？这个曹老师是专家。

**曹星原：**不不不，我觉得匠人和艺术家还有一个不同， 尤其是20世纪，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匠人就是跟着别人学，把别人的传承，通过作坊，通过师傅交给你，你没有变化，变化比较小；而艺术家呢，尤其是20世纪或者是文人画，强调的是一种独立的思考，所以现在提倡匠人精神，我不知道是一种敬业的职业精神呢，还是一种大家都不要考虑了，就只管画就行了。

**窦文涛：**你看就是，我现在发现这个匠人精神这个词， 在中国有点聊恶了，我们说在这个什么网站上征集，就是说他们网友有什么看法，有好几人就是说，匠人这个词在中国给玩坏了。

**刘炎炎：**它的定义不准确（徐累：对），其实现在的定义跟古代的定义，包括跟日本的定义有点混乱，有的时候

**徐累：**中国的贬义的是匠气。

**刘炎炎：**对，你管什么叫匠人（徐累：对），匠人跟匠气不是一回事，其实那个语境完全不一样，大家都是在偷换概念，换来换去，最后互相说的都不是一回事。

**曹星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美院，现在叫中国美院，原来叫国立西湖艺专，是蔡元培主张建立的，当然就是第一个中国美术学院，要提倡一种用艺术，用美育代宗教，他就提的不是匠人精神，现在再回到匠人精神，所有这儿有一个问题，是在提倡什么。

**窦文涛：**曹老师我不听说你说，你挺反对现在提这个什么工匠精神。

**曹星原：**工匠精神一定要有，就是敬业精神，这种精致、做到极致，一定要有，我觉得日本的匠人做的特别好，但是作为大学，你不能提倡匠人精神，你大学是培养开拓性人才的，不是培养手工匠人，师父带徒弟，那就整个错了.

中国的美术教育20世纪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新式的美术教育，新式的美术教育就不是琉璃厂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师父带徒弟，比如说裱画，琉璃厂裱画的师傅，糨糊打出来了，拿手蘸一下，尝一下，再加点矾，够不够，太多了，那兑点水，他就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数据。

**刘炎炎：**不能量化，不能规模化。

**曹星原：**所以它这个就是匠人。

**窦文涛：**你讲的有点意思，这让我想起我们这个头一期，不就讲那个师徒嘛，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好多网友，就是说这个事，说中国的这些是不是老棺材瓤子，上次马未都就是讲，说私约和公约不一样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玩意儿，你这个传统的师徒，是吧，你就得这么学，你就得守这个规矩，你入了这个门，你守这个规矩。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年轻讲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觉得西方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就是孙中山的那个，其实就是像中国当年周朝的时候讲这个共和，这一个概念叫天下为公，他说几千年中国人实际越来越自私。

但是你看西方，西方也有这个师徒，也有这个绝技等等传承，但是人家最后呢变成了公立的大学，公共的这个教育，既有传承，而且呢，也有这个创新和鼓励发扬，也没有你这种什么师父徒弟这一套，你觉得他们说的靠谱吗？

**刘炎炎：**我觉得呀，其实就是以我的旁观角度来说，我觉得现在又开始强调匠人了，其实它的角度不是讲那种过去的就是师徒怎么样，它的重点其实还是一个对技艺尊重不尊重。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早几年，我们就是那会儿国内刚开始这个有这个什么视频网站，我们当时去跟那个日本买版权，代表就跟他们大的版权机构谈，当时想买宫崎骏的版权，吉卜力、宫崎骏，宫崎骏的工作室的版权，后来说他们的版权全都卖给那个迪士尼了，迪士尼代理他所有的版权，说但是网络版权没有，后来当时就问说能不能买，因为国内的资本是很有钱的，说出多少钱都买。

然后人说我们也想卖，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好意思，说我们不卖，我说为什么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宫崎骏老师说了，说我的动画片，我的所有片子是为大银幕制作的，就是全世界就是你不应该在手机上看我的片子，对，你看了的话，就是一种对我的作品的不尊重。

其实你包括就像宫崎骏在采访，你像宫崎骏这个，你说他算什么，他算艺术家吗？对吧，国内可能会称他为大师或艺术家，宫崎骏在采访里是非常明确地讲过，我根本不是个艺术家，谁也不要跟我讲，我是一个工匠。

**窦文涛：**但是你说，就是说什么叫艺术家，徐累你说它这个里头，你像这种早乙女哲哉，这什么叫早乙女哲哉，他从美学认识，我这个天妇罗的艺术，而且你知道有一次也有个美术史的老师跟我讲，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古代，比如说青铜器或者说敦煌壁画，你看，敦煌壁画并不见得是当时的大画家，可能就是个画匠了，说他为什么一个线条出来，一个线条出来，那么样的有力量，就那么样的有力量，说因为他可能他就是个匠人，他一辈子就画这一个线条，他画。

你知道这个早乙女哲哉就是说七十多岁，我跟老头说，他54年他没有请过假，而且我们去吃的时候是中午，我想这老头，你知道吗，中午饭，晚上饭，他天天，54年，他炸过多少只天妇罗，三千万只，就是这一个动作，你知道他一个胖徒弟，他胖徒弟就在旁边看，可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个开分店都是徒弟了，这老头一定是自个儿一下一下，他就这一个动作，旁边徒弟。

后来我看有一个人写这个文章，因为都有人拍他这个纪录片，他就说，有一次他炸一个什么东西，老头总得上厕所吧，老头上厕所了，徒弟给夹了两个，他就说味道上有微妙的差别，就是您咬开这个面衣之后，里边的这个鱿鱼，还是墨鱼什么的，外边有韧性，但是老头的那个呢，是外表有韧性，但是心儿啊，脆的，不是，是像浆一样，像奶油一样是软的，但是这个徒弟这两下，就是外边是韧的，但是里边也有咬劲，就感觉其实我听上去，像是炸的有点儿老了，（众人：哈哈哈哈哈），你知道吗，就这么点儿，老头就那嫩劲就有，你说他是匠气，还是他是大师，还是他是大匠，还是他是艺术家。

**刘炎炎：**其实从好处看，我觉得他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原来这个，我们商业化特别快，特别粗放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追求跟精细的东西了，所以强调匠。

**曹星原：**我觉得是，我打断你（刘炎炎：您讲），我觉得这个匠，你刚刚说这位老爷子做了多少个天妇罗，三千万，都是一样的，越做越好，是不是越来越精，那徐累他不可能画三千张一模一样的画，不可能的，这就是艺术家，艺术家他不断地在创新，而做烧饼的做天妇罗的，他是重复。

有一个艺术家，有人说他，你这一张不如那一张画得好，这个艺术家说，我又不是烤烧饼的，哪一炉出来都一样，这是匠人，每一炉出来越质量都是保证的，他是匠人，重复性的工作，而艺术家是不重复性的工作，技术上也是相当好，不重复，永远不能重复自己，那是艺术家。

徐累绝不可能重复一件构图，画上三千张。

**徐累：**他可能会做，比如做菜的过程当中，他的灵感突发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也是会有实验性的，会不一样的，所以饮食里面，它会有很多这种微妙的东西，我刚才接着他（刘炎炎）那个话说，我觉得有工匠精神的那种情况是旧时代的时候，他针对的一个对象，制作对象一定是个人，比如说我是帝王或者你是一个大的一个地主、或者文人，我为你订做这件东西，所以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实际要这么看，这么近距离看这样东西，看到它的微妙之处，看它工好不好，就看。

到了现代社会里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艺术品的气场，它变成一种公共的空间性的艺术，它不是书斋文化，所以它里面针对的所有的做的东西的，这种要求会不一样，所有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在工匠精神，会呼唤会回来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个人需要开始增加，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窦文涛：而且这个）个体化的东西在增加，我个人要拥有这个近距离的东西。

**窦文涛：**但是你觉得这个，跟这个就是美感有没有关系，因为我想起来，这个我这个老哥他有一个妙论就是说，说这个为什么法国出画家，英国画家很少，透纳，但是比较少，法国多，你听听他说。

**徐累：**我觉得是这样，世界上的这么多的民族，会画画的其实是大陆板块的这么几个国家的人会画画，其实你说中国人是肯定会画画，法国人，这个意大利人，当然是心灵手巧的，会画画，其实岛国的人是不会画画的，手的弹性不够。

**窦文涛：**为什么岛就弹性就不够了。

**徐累：**这个就是一个，我这么讲，英国人实际上是不会画画，日本人也是不会画画的（窦文涛：浮世绘啊），日本的烹调，它是调，它不是烹，不是炒，炒是需要临时化，什么东西进来，这个整个里面做出一个特别有意外之处的这种灵感，灵感喷发的那种菜，他基本上是调，他是冷的，调，做这样的东西，所以英国的菜你知道的，你吃过，对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跟绘画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它需要各种的想象力，然后预估到我要这个目标到这儿，需要中间有什么东西进来，然后最后做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很奇怪，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是岛国的这个地方，它的传统性的地方，它的技术性特别强，它的绘画性就变得、艺术性就变得不那么高。

日本的绘画来讲的话，它浮世绘为什么好，它要经过一段技术的这个转变，变成一个作品，你看日本的书法，他全是往下按，它不会提（窦文涛：是吗？），它没有弹性的。

你就看那个谁，那个书法，他就是临这个颜真卿，就是颜真卿临的就是都是一个很死的，他没有这种弹性的这种东西，他是骨头，他没有这种肉的那种，这种东西是艺术里面弹跳力最高的部分。

**窦文涛：**哦，他这上次我得到的印象，我可能误解了你的意思，他说这个美食，好美食是要善烹调的国家出画家，我就想比如调色跟调颜料差不多，英国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炸鱼，就是那个玩意儿，你觉得有道理吗？

**刘炎炎：**日料其实没有很复杂的变化（窦文涛：纯味），日料拼的是食材，拼的是一些非常固有的就是那个模式，它不像中国三天两头的说，你换菜单，那么全世界日料的馆子，那个做法都是一样的。

**曹星原：**而且它的酱油还是中国去的，它叫醤油（しょうゆ），用日语，根本就是中国的叫酱油。

**刘炎炎：**它是一个高度规制化的东西，我们原来开玩笑说为什么他们动画片做得好，你比方我们做动画片，他为什么说他动画片做得好，人家是动画片民族，那个电影学院，它那个每年考试，老有那种考的，画的画特别好的那个孩子考进来，比如我考央美，结果我因为喜欢动画片，我来电影学院，基本上画的最好的那一些，很多一年之后就废了。

为什么呢，说原来动画片完全不是画画，就是我需要重复，就是刚才回来就是刚才那个宫崎骏的那个说法，宫崎骏说我不是个艺术家，我那个动画片，我可能就要画很小很小的，一点点的变化，一点不能错，因为容错率极低，它跟实拍不一样，容错率特别低，画错一点儿就飞了，最后就不行，然后我就有大量的东西是死规矩，我这个人的阴影转面怎么转， 这些东西在你真正的那个那种画画，画得特别好的那种孩子，他们那种灵性，他就做不了了，他觉得这个我受不了，我要疯。

**窦文涛:**但这个啊，确实我觉得我听你们这么说，他真是两个标准，两种观念，你比方说你说日本的东西，那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就是说，你觉不觉得日本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心，你像这个小野二郎，其实当然你们说，因为保持一个手的温度，但是这个另外有一种心意在，这样给你，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然后讲究到你像，我就希望我这像春风佛柳，他所有的里边啊，就是你说这个什么叫匠人或者什么叫艺术，但是我觉得他到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种虔诚，他做一个东西，哪怕是个盒子，他有一种这种虔诚，这个心灵附加值。

**曹星原：**灵魂在里面。

**窦文涛：**我其实，现在西方已经有这个研究了，就是说同样一个食物，给你一些心灵附加值，改变你的味觉，你就是会觉得好吃，这玩意儿就是，而且呢，你知道就是咱们有一个朋友，就是收藏界里很有名的，这个黄玄龙先生，他就是收藏这个明末的这个很有名。

比如说嵌这个螺钿，他就找一个日本的摄影大师，日本摄影大师专门善于拍那种幽暗的，就是很森林里边的那种，（刘炎炎：上田义彦），上田义彦是吧，他专门拍的是黑调子里面有无穷的层次，就用来拍这个明末的叫做这个周柱嘛，就是一个名家，明末名家就是工匠，但是这种名家该怎么看。

你可以看看这个，他贡献给我几张这个图片，你看看，这就是周柱的，你再往下看，就是嵌这个螺钿的，这种工艺你仔细看你就觉得，实际上这不像是咱平常看到的那种民俗工艺品，它甚至你说它是画，我认为也是画的很好的画。

然后你看他就是讲，就说这个里边有一个明代的一个人，一个大文人叫这个张岱的，叫张岱的写的一个评论，就是说这个张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这个艺术的最高峰，你比如所这个商周那就是青铜器，对吧，可能唐朝表现在唐诗，对吧，可能这个宋朝表现在汝窑，宋词，对吧，他说但是到了明末可能表现在家具，或这种工匠，这种你看这也算是到明还是到清吧，清吧，就是不敢说明，你看黄花梨的这种小匣子，你说它不是它的实用性到底有多大，它更多的就是，它这么一个小的器物，但是它有了某种让你觉得特别美的这么一种追求。

所以说最后这个张岱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说，就说到了明末就玩这个，但是这个里边体现出来的水准和它这个美感，就是跟这个后世鉴赏家，心力、目力什么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他的意思是达到了这个周柱这个水平，难道你还能说他是工匠吗，对吧，他认为他的结论就是：盖技也而进乎道矣，就是说技矣进乎道，就是，对

**刘炎炎：**从器的层面已经到了，做的太好了，到了道的层面。

**徐累：**同样的例子就是在绘画里面是仇英，对吧，仇英实际上就是工匠画家，他不会写书法，他的书法都是别人对题，文征明给他对题，他只会写仇英制这么几个字，但是他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实际上是超世人太多了，超出太多了，所以他就是可以，就是在临古画，像过去没有这个画册嘛，你就把画这个惊鸿一现的时候，把它临下来，作为一个版本留下来，所有当时技术他太高了，然后自己捎带也有自己的创作， 所以他就是一个在明四家里面唯一的一个不是文人的画家，但是进入到这个档次里面去。

**曹星原：**你刚刚说的这个明末清初，明末玩的那种心很重，各种各样的螺钿，器物都，大家都玩到了极致，技矣进乎于道，我想到一本书叫《长物志》，身无长物，文震亨的《长物志》，这是他告诉你到什么样的，到什么层次，怎么个制式，怎么回事，他就写的非常仔细，你就玩东西这些小器物，都要有些。

**窦文涛：**但问题在于什么是他们所说的这个道，炎炎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赵本山，这算是这个技能，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算技能通神，就是他的这种，他们都讲说，赵本山的这个表演体系，不是你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这一路，甚至有人，我觉得那说的就太夸张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认为是东北那边儿有这种萨满教的这种遗迹，（刘炎炎：巫），就是说二人转哪。

有的时候你见过他那个表演，真像附了体，我老跟他们说，我有一次看见就是赵本山参加一个节目，就是说他说我给你们看，一个盲人，我学一个盲人，他背过去，所有的观众都哇，他背过去你就觉得他像个盲人，所以就是那种感觉就更像是附了体了，你知道吗？

**刘炎炎：**巫戏本来就是一家呀，你看现在剧组，剧组里经常还得请个神拜个神呢，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中国古代那个就是演那种戏，有的时候那种官或者演皇上演戏，说前第一天有的时候要开演，专门有规矩的，要演一些那种跟神什么相关的戏说，要不然你不做这个事情，就跟现在吃开机饭似的，你不做这个事情，这个戏一定最后让你在戏台上会有问题，有的人演着演着就，就…

**窦文涛：**对，就是说，所以我就是说啊，这个有个好像有个最高精神，但是不同人指的不同，比如说你们画家，你们说的大画家，他最高精神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也感觉到，有的时候就是技能通神。

**曹星原：**你说的对，就是这个神在里面，他把整个自己的灵魂放进去了，徐累画画也是这样画吗？

**徐累：**我是接着你这个话题，我到大都会去看展览，它同时有日本馆和中国馆，我先看日本馆，看完之后我觉得很好，后来我就到中国馆去看，我一看，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还是没法比，（刘炎炎：对），因为中国的文化接近于天，日本是地，日本人这个，所以你刚才讲的工匠精神这件事

**刘炎炎：**他太紧了，他是这样。

**刘炎炎：**他是，我到二条城去看幕府的那个京都，他那个德川坐的的位置和底下大臣坐的位置高一个台阶，高一个台阶，所以他的等级的制度其实不像中国，你去朝圣一个皇帝一样，那种这么多台阶上去，让你觉得感觉恐惧；

日本基本上它是一个相对平民化的一个这么一个社会，历史上。然后他因为坐的低，我当时就看这个地方，我就想，他坐的低，所以他看微观的东西的时候，他能看得见；中国人去站那高高的山上面看那个东西，都是大概齐，大概齐，他文化整个一个大概齐。

**窦文涛：**所以我们也都模模糊糊。

**徐累：**对，但是这个是很高的一个境界，实际上。

**窦文涛：**是是是，恍兮惚兮！

**徐累：**恍兮惚兮，所以日本的这种低的姿态，所以他对微观的东西，包括日本的这个做作家，一个是紫式部，一个是那个写两个女的嘛。

**窦文涛：**两个女的，哪两个女的？

**徐累：**就是那个《枕草子》那个。

**窦文涛：**《枕草子》。

**徐累：**清少纳言嘛，（窦文涛；对），这两个都是属于对日本文化是非常大影响的两位女性，就是她的一个是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另外一个就是清少纳言就是讲，怎么看微观的世界，是怎么看的？就是她整个延续到整个日本的文化里面，都是属于这一种特别细微的，小即是美的那种世界，小即是美的世界。

**窦文涛：**而且他这个小即是美的世界，你看这个日本你就觉得是典型的人造自然，他可能天然的资源他缺乏了，所以我觉得他到最后我还是讲这个心意，我有时候觉得你看你走在日本的街上，你就觉得他这个刻意啊，刻，就像你说的他这种刻意到每一个细节，于是你在每一个细节里似乎都能看到一种心意，我有时候看到他的青苔，他精心打理的那个残墙，那都是他刻意去弄成这样的，你就恨不得这个民族，你觉得他恨不能再在每一片叶子上，都刻上诗一样，就是那么一种心念。

**刘炎炎：**全国的河道，都是拿水泥包过的，你知道吗？

**窦文涛：**为什么？

**刘炎炎：**就是日本人的这个劲，要规制，他那个，你知道他的山上看，大量的数是全部砍了整个重新种的。

**窦文涛：**那么他是根据一个什么神，根据一个什么精神，我觉得他好像把他一种心意普降在所有的这个自然物上，甚至于要我说，你说某些这个诗情画意，我还有两个，我为什么我说他体现在任何一个细节上，你知道就是。

比如说一个购物袋，你知道吗？他有一首诗，就是我给你看这个一个照片，其实就是卖那个果子、卖那个糕点的一个袋子，你看，我后来发现你看，相送什么门有修竹，相送当门有修竹，你像下一句，为君夜夜起清风，这就是送点儿蛋糕，给你一个购物袋写着这个；

你看我另外一处，京都那个地方一个水利工程，一个水利工程我就拍下来，你看这个水利工程这儿一个柱子，它竟然会写，这在中国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个水利工程上他会写这么一个古诗，谁知万里克，怀古正踟蹰。

**徐累：**他是这个，我在日本的一个山沟里面，看到一个厕所，上厕所，厕所门口就放了一个投票箱这样的，它说你就是参加日本的诗歌的比赛，你在厕所里有灵感，你也可以写，写了你投到这个里面去，你上厕所他都有那种这种文化上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讲的这个，我觉得带日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方方面面它都有仪式感，仪式感在日本的文化里面的这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包括自杀也是。

**窦文涛：**自杀有什么仪式。

**徐累：**他怎么样子去剖腹，怎么样子去弄，他们变成一套规矩的事情。

**刘炎炎：**你自杀也得按照规矩来。

**徐累：**我们过去看日本电影，就看日本电影过去，早期的我们一起看，都看过那个电影，就是他的表演的时候，他都比别人的劲要稍微这么一点。

**窦文涛：**绷着，绷着。

**徐累：**这么一点，就演的多少会有一点过，都有一点过。

曹星原：你有没有注意到，国际讨论会上，如果你拿着照相机给会场上与会者拍照，一拍到日本学者，他马上端一下。

**刘炎炎：**他的身体没有相对位移的，你仔细看日本人，在机场你能看出来，（窦文涛：对），他们的身体都是这样的，都是很大的动作，所以他演戏…

**窦文涛：**所以都是无比庄重的那个，按照GPS把车开到海里。（众人：哈哈哈哈哈）

他就是，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他的就是你看所谓的这个匠人就是重复，你们就像刚才讲这个匠气，对吧，他的艺术家可能有很多创新，但是你看匠人，但是他因其重复而且产生了一种，我觉得我没法形容这是一种什么境界。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寿司，这个干吗都是神，一弄九十岁，几十年，反复就做一个，这个里边有点儿门道，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中国这个酒，咱们赞助这酒，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问他们，他说这个我们酒厂里啊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工人，就是我们是就是说要古法酿，为什么要古法酿呢？就是说判断什么呀？你没法说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你看，今天他们有人讲这个玩古董的，我发现很多藏家行家就是说，说什么科学，到最后根本上还是望气，他们说的气，我觉得就类似于这种老的酿酒工人，他是判断是水呀、米呀、这个什么温度，到了一个什么，但它又不是可以写在大学教科书里的，它又是个变化之妙，似乎又是存乎一心的，就跟老中医，老中医、吹牛逼，对吧，他为什么就得这个老人，他多次重复以后，他才能获得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刘炎炎：**就是99%以上的工夫，就是你1~99之前，都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达到的，其实匠人的这个精神，跟他对立的不是艺术家，跟他对立的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窦文涛：昂…/徐累：规模化），这个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99%到100%之间的事，我要无限接近那100%，当我做到了99.99%之后，我能不能再做到999（99.999%），到我死为止，我一直在向这个方向，渐进性，我向这个努力。

这件事呢，大规模工业生产做不到，所以叫酒也好，你白酒也好，你什么也好，任何行业只要他开始挣这块钱了，就是挣你那个，你吃的那个饭之外的那个工夫的钱，那这就是奢侈品行业，这就是高端了，就是酒也是，高端的酒它最后就是这个了，文化。（窦文涛：诶）

**曹星原**：我想起一件你说的这个事，想起另外一件事，好多年前，80年代，听说来了几个瑞士表厂的人，到上海手表厂去参观

**刘炎炎：**对瑞士的那些表，那可要了命了。

**曹星原：**然后他们看了上海的表之后，就说我们来组装，他就把上海的零件装了，装出来那比上海造的表好。

**刘炎炎：**比自己造的都好。

**曹星原：**好了不知多少倍，就是最后那个99%之上的那一点。

**窦文涛：**所以说还是像这个徐累说的，说什么日本的最后落到地上了，是吗？

**徐累：**它的这个方向，看这个的，（刘炎炎：对），我到一个日本餐馆去吃饭，在北京的，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打赌，我说这里面都穿的这个帽子，厨师的帽穿的白大褂，中国日本人混在一起，你分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出来，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你们马上能看出来，就日本人做一件事情吧，他就是看到这儿；中国人看做事情是非常灵活，这是中国人的好处，（窦文涛：对对对），非常灵活，所以他一看这两个民族的性格他都能看出来，我们中国的这个是非常的圆通，（窦文涛：各有所长），日本人是比较专注，就是不同的。

**窦文涛：**各有优点，你中国人要讲的这个最高精神，咱们就可以到老子，是吧，模模糊糊，恍恍惚惚，是吧，变化万端，存乎这个玄奥，但是呢，也可能你的弊端就是，你不能老老实实地干好一件事情。

**刘炎炎：**我觉得我们挑的特别高，就是我们相当于是，日本就是那个它一池子，这池子里都是大鲤鱼，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的大鲤鱼，全长一样大，都特别好；

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动不动就是各种烂鱼烂虾，小鱼小虾，但是你隔个什么一百年，蹭…，我们就出条龙，但是你不出龙的时候吧，对不起，大家都说鲤鱼好，然后那人家说龙没见过，后面听说我们原来我们这，但我们平常这就是小虾，但是我们这池子深，这是刚才徐老师曹老师讲的这个，我们这个你等我能窜那一下的时候，你鱼就知道够不着，永远也够不着。

**窦文涛：**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也是臭鱼烂虾，（刘炎：对），臭鱼烂虾，所以呢不要讲的太悬，离开了赞助商你还是没钱做节目，所以我们要来点，但是我是说呀。

（哎哟，对不起），这我是说咱得找个理由，我刚才就说呀，我们这个优土，有一个管我们的这个女领导呢，叫姚文元，不是，她叫姚文坛，姚文坛呢，，姚文坛这个领导呢。

好，给我们来信儿了，姚文坛的来信，说第一期效果不错，今天也破50万了，还会上去，不着急，评论很多也叫好，今明两天的录制本想去看看，，姚文坛本来要来这儿看咱们，对吧，可是凌晨开始高烧，只能下次了，我说优土这领导有点架不住，破50万就高烧了，是吗，祝顺利。

行，那咱们也祝顺利。

**刘炎炎：**我们也祝顺利，

**窦文涛：**干杯！

END